

書經集註

三

書經		
卷冊	冊數	號數
六一		
學	縣	滋
校	中	賀

123.7

238

Vol. 3





書經卷三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湯誓

湯號也。或曰：諡湯名履姓于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於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師與之時而誓於亳都者也。今文古文皆有。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

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者史臣追述之亂也

格至台我稱舉也。以人事言之則臣代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

訓正真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

反 變私列 變自各

會言格

學格

書經

卷三

一



斷都管  
反

不敢示正積刈獲也。割斷也。虐也。之民安於

知夏氏之罪而憚代桀之虐所不及故不

亦聞汝眾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今汝其

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

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

若茲今朕必往是也。湯又舉商眾言桀雖暴

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為重役以

窮民力殫刑以殘民生民賦夏德亦率皆怠

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

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蓋若桀

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

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

有日日日亡吾乃亡耳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

故民因以日用之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

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

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賚與也。食言。許

也禹之征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

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

仲虺之誥

仲虺許偉反。仲虺臣名。奚

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

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

喻眾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前者唐

爾先後  
並去聲

喪去聲



成湯之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其恐來世以

台為口實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

應去聲

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若

反

古而後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為口實也○陳氏

好去聲

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

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

人安得不以為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歟

續作管

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

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續禹舊服茲幸厥典

治平聲

奉若天命仲虺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詔以解

愛惠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所以

為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墜陷也塗炭既失

也桀為民主而反行昏亂陷民於塗炭既失

其所以為主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天錫

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為智足以有謀非

勇智則不能成天下之大業也長正者表正

於此而彰直於彼也天錫湯以司智者所以

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所服行者也此但

循其典當以奉順乎天而已天者典常之理

湯

而續舊服武韋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

可

俎者正以是也林氏曰齊宣王問孟子曰

湯

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夫問夫問誅

一

夫紂矣未聞紂君也夫立之君者謂之

之

實與矣非一夫而何孟子曰君則君

子

之則仲虺之意也夏王有罪矯誣



莠以九反

天以有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喪厥師。矯與矯制之矯同。謂罔臧善式。用喪明師。衆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衆知民心不從。矯詐誣罔。託天以惑其衆。天用不善其所為。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庶也。王氏曰。夏有昏德。則衆從而昏。商有明德。則衆從而明。○吳氏曰。用喪厥師。續下文簡賢附勢。意不相簡賢附勢。寔繁有徒。擊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簡畧繁

此上聲

罔于非辜。况湯之德言。則足人之聽聞。尤其所忌。疾者乎。以苗粟喻桀。以莠秕喻湯。特言其不容于桀。而迹之危。如此史記。桀囚湯于夏臺。湯之危屢矣。無道而惡。有湯之必也。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懋與茂同。○邇。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在。不。能。也。本原澄徹。然後用人處已。而莫不各得其當。懋茂也。繁多之意。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言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于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已。而人之有善者。無不於人不吝。過於已。合所為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能之。湯之用人處已者。如此。而於



民之...是以能實...仁...謂之...者寬而不失...於縱...而不失...於柔易曰寬以居之仁以...之君德也君德昭著...乎信於天...乃葛伯仇...下矣湯之德足人聽聞者如此

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後來

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饋也仇餉與餉者

來音本

為仇也葛伯不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祭...湯使亳眾往耕老弱饋餉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湯征自葛始也奚何復待也蘇復生...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應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非一日

反 推通回

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役也○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命揖遜氣象依然皆存益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

佐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前既釋湯之慝此下因以勸勉之也諸侯之賢德者

說文曰傷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傷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惟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佐輔顯遂也推彼之所新德日新以三國我之所以存我國乃其昌矣

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



曰能自得師者王請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

裕自用則小也德日新者反是湯之盤銘曰

苟且新日日新又日新其萬日新之義歟德

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

雖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

以見疎也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

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

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

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

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

矣如此則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

者亦請存餘裕矣然見道也必學焉而後

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為隆師好問則德尊

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

知已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道

之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

伊尹學焉而後臣之

伊尹學焉而後臣之

伊尹學焉而後臣之

王去聲

擊聲

故不幾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歟仲虺言

懷諸侯之道推而至於修德檢身又惟而至

於能自得師夫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檢師

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必有師焉後世之

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隆抑亦師道之不明也

仲虺之論迴流而源要其極而歸諸能自得

師之語其可為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有

帝王之大法也歟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始圖之始之不謹而

能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言謹終於始事

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

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也欽

崇乎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按仲虺之語其

本意有三先言天立尹之意後言天命而天

之命湯者不可離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

之歸退者非一日未言為君艱難之道人心



分去聲

朝音潮

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理。所以明今之受夏。非以私已。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或謂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為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湯誥

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今文無古

有文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亳湯所都在宋州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

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

后。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

行去聲

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卽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於天下者。如此之重也。夏主滅

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

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徒。○言桀無有仁愛。恒為殺戮。天下被其凶害。如茶之苦。如螫之毒。不可堪忍。稱冤於天

一作如毒之螫



地鬼神以冀其拯已。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天之道，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既淫虐，故天降災，以明其罪。意當時必有災異之事，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事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戮當作勳。肆，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桀之罪也。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也。事，遂也。元聖，伊尹也。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允，皆信也。僭，差也。賁，文之著也。殖，生也。上天信佑下民，故夏桀竄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爍，下民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伊予

責彼義尹

予音與  
反 怡他刀  
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墜于深淵。輯，和。戾，罪。墜，墜也。天付予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於天地，與不與，將墜於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淫吝，守爾典，以承天休。復命已黜，湯命維新，侯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彝法卽就。怡，慢也。匪彝，指法度言。淫，指逸樂言。典，常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自不達，已有罪，不敢以自

不達，已有罪，不敢以自



怨簡明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實君所為。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於責已，而薄於責人。嗚呼！尚克時忱，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乃亦有終，能於是而忱，信焉。乃亦終也。吳氏曰：此兼入已而言。

伊訓 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史錄為篇。今文無古，古文有。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旬反。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一月者，商以建丑為正。

書

故以十一月為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益朝，觀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朔行。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為首也。伊姓，尹字也。伊尹名華，祠者告祭于廟也。先王，湯也。冢，長也。禮有冢于冢婦之名。周人亦謂之冢。至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太甲服仲王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即位。收元之事，祇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烈功也。商頌曰：祈我烈祖。太甲即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王之除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叙事之始。辭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丑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于序書之文也。太甲繼仲王之後，服仲王之喪，而孔氏曰：湯崩莫殞，而告固已誤矣。至於改正朔而不改月

反 聖皇



數則於經史尤可攷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  
維夏六月但暑則寅月起數周末當改也秦  
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二十一年十一月更各  
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  
爲三月云十一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  
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  
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  
鄜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  
知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  
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  
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爲建西  
月矣安在其爲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  
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  
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一  
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爲正朔而改元何疑乎  
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平此者復政厥辟  
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  
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

摩去聲

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莫殯而告是以崩  
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  
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又按孔氏以爲  
湯崩與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爲而致祠注  
喪者不離於殯側何待於祇見蓋太甲之爲  
嗣王嗣仲壬而王也太甲太甲之子仲壬其  
叔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爲之服三年之喪爲  
之後者爲之子也太甲既即位於仲壬之恆  
前方居憂於仲壬之殯側伊尹乃至商之神  
廟徧祀商之先王而以立太甲告之不言之  
甲祠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奉太甲徧見  
商之先王而獨言祇見厥祖者雖徧見先王  
而尤致意於湯也亦猶周公金縢之禮雖徧  
告三王而獨眷眷於文王也湯既已祔于廟  
則是此書初不廢外丙仲壬之事但此書本  
爲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不及外丙仲壬之  
事爾餘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  
見書臬



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

攻自鳴條朕哉自亳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

通於夏故自以夏事告之也率循假借也

命有天命者謂湯也桀不率循先王之道

天降災借手于我成湯以誅之夏之先后方

其懋德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

覆二下之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

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哉始也鳴條夏

所宅也亳湯所宅也言造可攻之繫皆出桀

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節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昭布敷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

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

下之民信而懷之也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

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初即位之初

不謹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孝悌者人心之

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植也立愛敬於此

而形愛敬於德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

以及人之長始於家達於國終而措之天下

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

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

茲惟艱哉人紀三綱五常常孝敬之實也上文

所修人紀者如下文所云也綱常之理未嘗

混沒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拂逆也先



易去聲

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為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為難看。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為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易。當斯有替哉。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其處上下人。已之間。又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積累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既言夏失天下之易。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敷。廣也。廣求賢哲。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

比毘至反

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殉松

現形狄反

遠于願反。○官刑。官府之刑也。巫風者。常歌常舞。若巫覡然也。淫。過也。過而無度也。比。昵也。倒置悖理曰亂。婦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也。風。風化也。三風。愆之綱也。十愆。風之目也。卿士。諸侯。十有其一。已喪其家。正其國。矣。墨。墨刑也。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異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及此。劉侍講曰。墨。卽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臯陶之刑。貪以。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敗官為墨。

敗比邁反

之刑貪以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



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  
 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  
 德罔天墜厥宗數息言大甲當以三風十德  
 之訓敬之於身念而勿忘也  
謨謂其謀言謂其訓洋大孔甚也言其謀訓  
 大明不可忽也亦常者去就無定也為善則  
 降之百祥為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勿  
 以小善而不為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惡  
 而為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  
 惡雖小而可懼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  
 事禍福申  
 戒之也

太甲上

商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  
 甲往復之辭故三篇相屬成  
 文其間或附史臣之語以貫篇意若  
 史家記傳之所載也唐孔氏曰伊訓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阿衡平也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  
 所倚平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惠順也阿衡平也阿  
 衡商之官名言天下之  
 號史氏錄伊尹之書先此以發之 伊尹作書  
 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  
 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  
 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  
緝監音鑑左音佐顧常目在之也諟古是  
 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  
 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伊尹言成湯常目在  
 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

肆命祖后太甲咸有一德皆是告戒  
 太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也  
 林氏曰此篇亦訓  
 體今文無古文有



敬肅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  
 萬邦我又身能左右成湯以居民衆故嗣王  
 得以大承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  
 其基業也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  
 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  
 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先見如字  
相去聲下  
 同○夏都安邑在臺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  
 信也國語曰忠信爲周○施氏曰作僞心勞  
 日拙則缺露而不開忠信則無僞故能闢而  
 無缺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有亦  
 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終故其輔相有亦  
 不能終嗣王其以夏桀爲戒哉蓋湯所  
 以爲君之道君而不君則忝辱成湯矣太甲  
 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欲  
 未必遲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深  
 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王惟庸罔

念聞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乃言  
 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  
 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昧晦爽明也昧爽云  
者欲明明未明之時也  
 不大也顯亦明也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灑  
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旁求者求  
之非一方也彥美士也言湯孜孜爲善不遑  
寧處如此而又旁求俊彥之士以開導子孫  
太甲毋顛越其命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太甲  
欲敗  
 以自取覆亡也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太甲  
欲敗  
 度縱敗禮益奢侈失之而無長遠之慮者伊  
 尹言當謹其儉約之德惟懷永久之謀以約  
 失者辨矣此太甲受若虞機張往省括于  
 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若虞機張往省括于  
 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



有辭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法度也。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恭收斂止見。虞書率循也。欽。厥止者。所以立本率及祖者。所以致用。所謂有括于度。則釋也。王能如是。則動無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譽於後世矣。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止者。賢君之事。學而知者也。王未克變。不能變其舊習也。此亦史氏之言。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桐。成湯墓陵之地。伊尹指太甲所為。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成者。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其

從子勇  
反史首  
勇昵泥  
質反汚  
音烏

善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徂往也。允。信也。有諸已之謂信。實有其德於身也。凡人之不善。必有從史以導其為非者。太甲桐宮之居。伊尹既使其密邇先王陵墓。興發其善心。又絕其比昵之黨。而革其汚染。此其所以克終允德也。大篇伊尹言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協于下。故史氏言克終允德。結此篇。以發次篇之義。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

于亳。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冕。冠也。唐孔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盡文。惟衮冕

取。此衮冕之服。義或然也。奉。迎也。作書曰。喪既除。以衮冕吉服。奉迎。以歸也。



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誰與為君者。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也。太甲改過之初。伊尹首發此義。其喜懼之意深矣。夫太甲不義。有若性成。一旦翻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蓋天命眷商。陰誘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也。向也湯緒幾。今其自是。有永。豈不為萬世無疆之休乎。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

背其德

圖惟厥終。道胡玩反。○拜手。首至手也。稽首。如此。不類。猶不肖也。多欲。則興作而亂法度。縱肆。則放蕩而隳禮義。度。就事言之也。禮。就身言之也。速。召之急也。戾。罪孽災。追。逃也。既往。已往也。已往。既不信伊尹之言。不能謹之于始。庶幾止救之力。以圖惟其終也。當太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太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夫太甲固困而知之者。然昔之迷。今之復。昔之晦。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光采炫耀。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已豈居成王之下乎。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修身則無敗度。誠於上。協和於下。惟明后。然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

炫燿相反



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后來無

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困窮之民若已子

而惠愛之惠之格于則心之愛者試矣未

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無有不

得其權心當時諸侯並湯而有國者其鄰國之民

乃以湯為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

言除其邪虐湯之得民心也如此即仲虺后

來其蘇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湯之

之事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所以懋其德

者如此此太甲亦當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為

不可頃刻而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

逸豫怠惰也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思孝則不敢違

其祖思恭則不

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

蔽於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險邪

此懋德之所從事者太甲能是

則我承王之美而無所厭斁也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懋音亦

愷音廉

反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天位艱哉申誥重誥也天之所親民之所懷

鬼神之所親皆不常也惟克敬有

敬曰仁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也曰

天者理之所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

民謂之仁者民非元后何戴鯀寡孤獨皆人

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

易以說

反



是告之其才固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  
 有大過人存歟  
**不與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  
 后治去聲否俯久反○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治固古人有行之者矣。亂亦古人有行之者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與。與古之亂者同道則無不與。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畷。作威殺戮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為然也。上篇言惟明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明先王惟時懋敬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矣。  
**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合緒。尚監茲哉。**

謹古本  
 作慎  
 反 變古本

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自今。緒庶幾其。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此以進德之序也。中康論君子之道。亦謂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下。進德修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呂氏曰。自無輕民事。惟此乃伊尹畫一以告太甲也。  
**難無安厥位。惟危。**  
 難無毋通。毋輕民事。而思其難。終于始。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于縱欲也。然始之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桐宮有之事。往已。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下初也。  
**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變直之言。人所難受。與順之言。人所易從。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



背言佩

遠以逆于心而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  
非道不可遠以遜于志而聽之以上五事蓋  
欲太甲矯乎嗚呼非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  
情之偏也  
元良萬邦以貞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  
也元良大良善貞正也一人者萬邦  
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君罔以辯  
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  
休弗思弗為安於縱弛先主之法廢矣能思  
休能為作其聰明先主之法亂矣亂之為害  
甚於廢也成功非寵利之所可居者至是太  
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  
之所以繼作也君臣各盡其道邦國永信其  
休美也吳氏曰上篇稱嗣王不惠于阿衡  
必其言有與伊尹背違者辯言亂政或太甲  
所失在此罔以寵利居成功已之所自處者

已素定矣下語既非泛論  
則上語必有為而發也

### 咸有一德

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  
不純及任用非人故作

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  
一德四字以為篇目今文無古文有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伊尹

謹時壬  
反

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以  
一德陳戒其君此史氏本序曰嗚呼天難謀

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謀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

有常古  
本無有

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  
有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

字

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夏主弗

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



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

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

革夏正上文言天命無常惟在德則可常是引桀之所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之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美

即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百神之主享當也

湯之君臣皆有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

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為建丑

也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

下民惟民歸于一德此言一德故得天得民

德之故蓋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

復音覆

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則

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之雜則無往而

不凶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

災祥在德故也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

一時乃日新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

始有常而無間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

是乃所以日新也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賢者有德之稱才者能也左右者輔弼大臣

非賢才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夫大臣之職

為上為德左右厥辟也為下為民所以為師

也。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也。臣職所

聞去聲 為並去 聲

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慎難者難於任用

者。可吝相濟。二者終始。德無常師。主善為師。



善無常主協于克上文言用人因惟取人

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

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眾善

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

二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

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

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

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得

與聞焉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歟張氏曰虞

書精一數語之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

外惟此為精密

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未底烝民之生

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

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感應之理自然而然

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祿者

先王所守之天祿也烝眾也天祿安民生厚

一德之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

效驗也

可以觀政長上聲○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

德之主則不祧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

後萬民悅服故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伊尹

歎息言德政修否見於後世服乎當時有不

可掩者如掩者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

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德也

與去聲

與去聲

與去聲

與去聲

與去聲

與去聲

與去聲

與去聲

與去聲

與去聲

與去聲

與去聲

與去聲

與去聲

與去聲

與去聲

與去聲

與去聲

與去聲



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意，而言外之旨，則又推慮其所謂一者，如此。蓋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當因是言之，以為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攝萬善者。一也。二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而三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奉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

盤庚上

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北於河水。盤庚欲遷于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於利害，不適有居。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適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

傳去聲

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左傳謂盤庚之誥實誥體也。二篇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三篇合為一篇。

呼平聲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幸賴眾感，出矢言。籲，音喻。殷在河南，限師適往。籲，呼矢，誓也。史臣言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盤庚率呼眾憂之人出，誓言以喻之。如下文所云也。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於曰我王來既爰，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

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

曰其如台。盡，于忍反。曰，盤庚之言也。劉，殺也。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都于耿，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收，以生稽之於卜，亦曰此

台音怡



斷都玩反

地無若我何言。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可居決當遷也。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爵

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先王有服恪謹天命不敢違越先王猶不敢當安不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先王而遷且不知知上天之斷絕我命况謂其能從先王

之大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徙亦必有稽上之事仲丁河亶甲篇遵不可攷矣五邦漢且

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之居耿非盤庚遷殷為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

古文勢攷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更記言祖乙遷邢或

若顛木之有由藥天其未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萬反又魚列反。顛木之有由藥天其未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去聲 反對牛 刀反相

復扶又反

萬反又魚列反。顛木之有由藥天其未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于庭胡

教反。曩教服事箴規也。耿地濕鹵犖隘而

有沃饒之利故小民苦於蕩析離居而巨室則總干貨寶惟不利于小民而利於巨室故

巨室不悅而胥動浮言小民眩于利害亦相與恣怨問有能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往往為在位者之所排擊阻難不能自達於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自在位始而其所以教在位者亦非作為一切之法以整齊之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已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他焉惟曰使在

馮音編 由音鼻 舉丁念 反 開去聲



毋無道

位之臣無或敢伏小人之所箴規焉耳。蓋小民患為鹵豎隘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汝毋得過絕而使得自達也。眾者臣民咸在也。史氏將述下文盤庚之訓語故先發此

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

去去聲

從康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太意若此也汝猷黜乃心者謀去汝之私心也無與母

同母得做上之命從已之安蓋傲上則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

為去聲

雖盤庚對眾之辭實為羣臣而發以戮民由在位故也古我先王亦惟

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

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

膚予弗知乃所訟逸過也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

反 沮在呂 義反 諛尼交 反 跛彼

修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宜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眾聽故民用大變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收箴在外則不和吉言于百姓諛誑多言此起信於民者皆險跛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詳此所謂舊人者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蓋沮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之人下文人惟求舊一章可見非予自荒茲

德惟汝含德不揚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

謀作乃逸荒廢也逸過失也盤庚言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惟汝不宜布

德意不畏懼於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若網

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紊亂也綱舉則目張喻下從上小從大中前無傲之戒勤於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喻今雖



去聲

晉音敏

遷徙勞苦而有永建乃汝克黜乃心施實德  
 家之利申前從康之戒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蘇氏曰商  
 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悅小民  
 為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去汝  
 私心施實德于民與汝婚姻僚友乎勞而有  
 功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  
 曰我有積德曰積德云者亦指世家乃不畏  
 大族而言申前汝獸獸乃心之也

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  
 越其罔有黍稷戎大昏強也汝不畏沈溺大  
 惰之農不強力為勞苦之事不事田而安有  
 黍稷之可望乎此章再以農喻申言從康之  
 害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

先相俱  
去聲  
倫思廉  
反

復音腹

茲先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  
 恫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  
 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  
 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  
 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  
 予有咎恫音通喉盧俊反撲音卜反○吉好  
 也儉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過言尚可畏死  
 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  
 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可嚮邇其猶可  
 撲滅者言其勢婿雖盛而殄滅之不可難也靖  
 安也咎過也則惟爾衆自為不安非我遲任  
 有過也此章反復辯論申言儉上之害遲任



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任如林反

之賢人蘇氏曰人惟求舊則君器舊則做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今按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人但謂求

人於世臣舊家云爾詳下文意可見若以舊人為老人又何傷老成人之有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

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

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選須緝看竟二反與

敢也非罰非所當罰也世非一世也勞勞于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

去聲 去聲 去聲

易去聲 中去聲

而配食于廟先王與爾祖父臨之在上實之

在旁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我亦豈敢動用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

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

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射食夜反○難言謀

固非易事而又當時臣民做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有不遷但已者弱勉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

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侮之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無有遠邇用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

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眾邦之

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用罪言為惡用德言為善也代猶誅

書經 卷之三



也言無有遠近親疎凡伐死彰善惟視汝為  
惡為善如何爾邦之善惟汝眾用德之故邦  
之不善惟我一人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  
俟罰其所當罰也  
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  
弗可悔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  
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  
及汝身不可悔也

###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誥民之弗率誕告  
用亶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  
厥民亶當早反造七到反○作起而將遷之  
辭殷在河南故涉河誕大亶誠也咸造

皆至也勿褻戒其毋得褻慢也此史氏之前  
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  
曉之盤庚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荒廢  
之仁也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  
不浮于天時承敬也蘇氏曰古謂過為浮  
之言勝也后既無不惟民之敬  
故民亦保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難  
不以人力勝之也林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  
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保憂民之  
憂也保后胥感民亦憂其憂也殷降大虐先  
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  
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  
罰此比罪至反○先王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  
其所興作視民利當遷而已爾民何不念



爲去聲

呼去聲

樂音洛  
夫音扶

我所以所聞，先王之事，凡我所以敬汝，使汝者，惟喜與汝同安。爾非爲汝有罪，比于罰而謫也。遷汝，予若顛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民蕩析離居之故，欲承汝俾汝康，其以犬從爾志也。或曰：盤庚遷都，民吝胥怨，而此以爲丕從厥志，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夫趨刑而避害，捨危而就安，民心同然也。殷亳之遷，實斯民所利，特其一時爲浮言播動，怨恚不樂，使其卽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心，則固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

屬音燭

間去聲

斷都管  
反

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忱，時任反。乘，平聲。瘳，丑鳩反。○上文今我亦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乃不憂我之心，所困乃皆不宣布腹心，欽念以誠，感動於我。爾徒爲此紛紛，自取窮苦，譬乘舟不以時濟，必敗壞其所資。今汝從上之誠，間斷不屬，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沈溺而已。詩曰：其何能濟。載，胥及溺。正此意也。利害若此，爾民而圖或稽察焉，是雖怨疾，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汝不

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是汝大以憂而自勸也。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無後日也。上天也。今其有今罔後，是天斷棄



又

汝命汝有何生理于天乎下文言今予命汝

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迂雲

辟音僻

○爾民當二心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

而無中正予迓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

奢虛業

畜汝衆畜許六反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

以奉養汝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

羞爾用懷爾然神后先王也羞養之意言我思念我先神

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懷念爾故也失于政陳于茲高

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陳久崇大也

為去聲

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此也高后湯也湯必大降罪疾于我曰何為而虐害我民蓋人君不能為民圖安是亦虐之也汝萬民乃不生暨予一人

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

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迺

樂音洛

至反○樂生與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先

后泛言商之先王也幼孫盤庚自稱之辭比

同事也爽失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與事與我

同少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於汝曰汝何不

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故汝在失德自上其罰汝汝無道以自免也古我先后

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



淳本聲

汝不救乃死狀慈良反。斷都管反。〇既勞乃  
作我。高民者。汝皆為我所畜之民也。我害也。  
綴懷來之意。謂汝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后  
固已知之。懷來汝。祖汝。汝父。汝祖  
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  
 茲予有亂政  
 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亦乃告我高后曰  
 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亦乃崇降弗祥  
多取而兼有之。謂言若我治政之臣所與共  
天位者不以民生為念而務富貝玉者其祖  
父亦生我成湯作丕刑于其子孫降成湯丕  
乃崇降弗祥而不救也。此章先儒皆以為責  
臣之辭。然詳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  
亦對民庶責臣之辭。非直為羣臣言也。按上  
四章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高后與爾  
民臣祖父。一以義斷之。無所赦也。王氏曰。先

易去聲

橫去聲

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之。反俗之惡而禁之。  
 左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  
 以其貝玉為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  
 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為甚。故盤  
 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為告。  
 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求敬大  
 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  
 心。  
告汝不易。即上篇告汝于難之意。大恤。大  
憂也。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永敬我  
之厥人。變念者君民一心。決然可以自濟。苟  
相絕遠而誠不屬。則殆矣。分猷者分君之所  
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  
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  
存于心。則知遷徙之議為不可易。  
 乃有不吉



不迥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剗殄滅之無

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易夷益反種之反

道之人顛踰踰越不恭上命者及暫時所遇為姦為宄劫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剗大則殄滅之無有遺育毋使遺其種于此新邑也

遷徙道路艱關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

令以告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

家往哉往新邑也左遷徙之時人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其

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試用也今我將用汝遷永立乃家為子孫無窮之業也

###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

既遷新邑定其所居正君臣上下之位慰發

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眾之情也此史氏之言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非常之命也遷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盡瘁趨事赴功以為

國家無窮之計故盤庚以無戲怠戒之以建大命

勉之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

志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是

忍反比匪至反歷盡也百姓古我先王將

多予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亳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成湯欲多於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按立政三亳鄭氏曰東成阜南輶轉西降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降下也依山地

契私列

反復扶

又反輔

曠言曠

曠



高水上下而無河圯之患故曰今我民用蕩析

用下我內德嘉績美功也

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為河水北壞沈溺華隘民用蕩析離居無有

定止將陷於凶德而莫之救爾謂我何故震

動萬民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以遷也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未地于新邑

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與一篤肆予

敬之臣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

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

賁非廢爾眾謀乃至用爾眾謀之善者指當

時臣民有審利害之實以為當遷者言也爾

眾亦非敢固違我卜亦惟從宏此大業爾

言爾眾亦非有他意也蓋盤庚於既遷之後

取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

畧彼既往之歡情委曲忠厚之意自然於言

辭之表大事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是

而益永盤庚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

其賢矣哉皆隱哉百執事之人庶幾皆有所隱痛於心

好去聲

相去聲

幾乎聲

好去聲

相去聲

幾乎聲

好去聲

今我民用蕩析

用下我內德嘉績美功也

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為河水北壞沈溺華隘民用蕩析離居無有

定止將陷於凶德而莫之救爾謂我何故震

動萬民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以遷也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未地于新邑

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與一篤肆予

敬之臣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

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

賁非廢爾眾謀乃至用爾眾謀之善者指當

時臣民有審利害之實以為當遷者言也爾

眾亦非敢固違我卜亦惟從宏此大業爾

言爾眾亦非有他意也蓋盤庚於既遷之後

取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

畧彼既往之歡情委曲忠厚之意自然於言

辭之表大事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是

而益永盤庚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

其賢矣哉皆隱哉百執事之人庶幾皆有所隱痛於心



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敬恭，生生之謂不己者。非我之意，即不肩好貨之謂。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無異同，我所謂也。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聚也。庸，民

功也。此則直戒其所不，式敷民德，永膺一心。可為勉其所當為也。式，敷民德，永膺一心。而

不齊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盤庚其賢矣哉。蘇氏曰：民

不悅而猶為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圯於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

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

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眾言，反復告諭。以耳目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

下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養者，皆以

為去聲  
處上聲  
誹敷尾  
反  
復音復  
藉慈夜  
反  
不可以不說

說命上

說命記高宗命傅說之言。命

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其原益出於此。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

說為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言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總稱之。

今文無古文有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

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

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

下罔攸稟命

諒陰三年鄭氏註云：陰，古作梁。梁，謂

說音悅  
三篇內  
並同  
相去聲

編音眉  
諒音亮  
讀如鵠



屏音丙

復音複

喪父去

聲免喪

知字

台音怡

易去聲  
無間去  
聲

剪屏柱楯。鄭氏謂柱楯所謂梁闈是也。宅憂

亮陰言宅憂於梁闈也。先儒以亮陰為信

不言則於亮陰三年不言為謂復而不可解

矣。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家宰。居憂亮陰不言

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猶

言羣臣以其過於禮也。故成康。歡息言有

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為法於天下

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王謂則

屬命不言則臣。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

下無所稟令矣。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

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

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庸。引也。高宗用作書告

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於前人

故不取輕易發言。而恭敬淵默以思。宿道夢

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未默思

道之心。純一不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

相去聲

賚良弼其念慮所予精神。乃審厥象俾以形

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旁求于天下。旁求者求之非一左

繪其形象。旁求于天下。旁求者求之非一左

也。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傳嚴在虞

虢之間。肖似也。與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於是立以為相。按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

聖人。乃舉以為相。書不言肖似也。未接語而

遽命。祖亦無此理。置諸左右。蓋以家宰兼師

適音諳  
間去聲  
處上聲

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

適音諳

近其人。以學也。史記將記高宗命之曰朝夕納

間去聲

誨以輔台德。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

處上聲

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

之非

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傅之職而又命



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呂氏  
目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  
大旱用汝作霖雨三日雨為霖高宗託物以  
若一意然啓乃心沃朕心啓開也沃灌洗  
節深一節也其心而無隱天朕心啓乃心者開  
者既我心而厭飲也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瞑眠見反眩與暈反  
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愈也弗瞑眩  
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  
所見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  
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辟必益反○情正率

也說既作相總百官則卿上而下皆其僚屬  
高宗欲傳說暨其僚屬同心正救使循下  
之道臨成湯之迹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以安天下之民也敬我命其思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  
也是命上文所命者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不時敢  
不祇若王之休命欽予時命之語木從繩  
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已不必責進言  
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况命之  
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說受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



長上聲

治平聲

為去聲

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

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后王也君

公諸侯也治亂日亂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

都立天子諸侯亦以大夫師長制為君臣上

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為一人惟天

逸豫之詩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明無所

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又明無所

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去天之

聰明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去天之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等惟干戈

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又反

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又反

○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

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二者所

以為己宜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命有德

必謹於在等者戒其有所輕予干戈所以誌

有罪必屬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二者所

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己也王惟戒此四者儆

此而能明焉則政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

治無不休美矣

反

省悉井

反

省悉井

反

省悉井

反

省悉井

反

省悉井

反

省悉井

反

省悉井

反

省悉井

反

省悉井

反

書

卷

三

三



之宜也。慮固欲其當乎理。然動其時。有其  
猶無益也。聖人酌能斯世。亦其時而已。不  
善喪厥善。於其能喪厥功。自有其善。則已不  
於其能。則人不。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勿力而功。擊矣。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也。張氏曰。  
修車馬。備器械。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故外  
侮不能為之。憂籬稼。器修。稼政。事乎農事。則  
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為之。害所謂事事。事有  
備無患。此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而維人之  
者。如此。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而維人之  
侮。毋貶過。誤而遂。已之非。過。惟厥攸居。政事  
誤。出於偶然。作非。出於有意。惟厥攸居。政事  
惟醇。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  
則一矣。一於政。勉強則猶一也。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  
事醇而不。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

亂事神則難。黷。徒谷反。祭不欲黷。黷則不  
以交鬼神之道也。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  
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已戒其祀無  
豐昵。傳說蓋因。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  
其失而正之也。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  
良于言。予罔聞于行。美也。古人於飲食之  
味。其言也。服行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  
服行。使汝不。善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  
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然一  
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  
言。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  
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高宗  
說之所言。而說以為得於耳者。非難行於身  
者。為難。王忱信之。亦不為難。信於合。成湯之

治上聲



量去聲

說如字

台音怡

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存其罪矣。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矣。所以與其從。諫之量。而將告以爲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先王成德。惟說不諫。有厥咎。所以責其輕行之寡。將進其爲學之說也。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

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君與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遜退也。高宗言我小子。舊學於甘盤。世而退于荒野。後又入居于河。自河徂亳。遜徙不常。歷敘其廢學之由。而歎其學終無所顯明也。無進言。高宗舊勞于外。愛暨小人。與此相應。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唐孔氏曰。高宗爲王子

應去聲

麴丘六反藥魚列反

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蘇氏謂甘盤遜于荒野。以台小子語麻推之。非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藥若

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

邁乃訓。心之所之。謂之志。邁。行也。范氏曰。酒

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作酒者。麴多則太苦。藥多則太甘。麴藥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於君。當以柔濟剛。可濟不爲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故曰爾交修予。爾無我棄。我說能行爾之言也。孔氏曰。交者。非一之義。

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

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求多聞者。資



治平聲

者。反之已。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  
 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說稱王而告  
 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  
 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  
 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林氏曰。傳說  
 稱王而告之。與禹稱舜曰。帝光天之下。文勢  
 同。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  
 積于厥躬。而遜謙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  
 於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已。則其  
 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茲此也。篤信  
 而深念。平此則道積于身。不可以一二計矣。  
 夫修之來來之積。其學之得於已者。如此。  
 惟敦學半。念終始。與于學。厥德修罔覺。  
 ○敦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  
 體之立。敦學于入者。用之行。謙體用合內外。

商去聲

應平聲 遺七到 反

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  
 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于學無少間斷。則德  
 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或曰。受教亦  
 曰。敦。敦於為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說極  
 為新巧。但古人論學。語皆平正的實。此章句  
 數非。不應中間一語。獨爾險巧。此蓋後世  
 釋教機權。而誤以。監于先王。成憲其求。無愆  
 論。聖賢之學也。憲法。愆。過也。言德雖造於罔  
 先主。先王。成法者。于孫之所當守者也。孟子  
 言。遵先王之法。而過。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  
 者。未之有也。亦此意。又列于庶位。式。用也。言高宗之德。苟至於無  
 又。列于庶位。愆。則說用能。敬承其意。廣求俊  
 宗。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雖大臣之責。然高王曰  
 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天下皆

書經

卷二十一 商書



遠七到

仰我德是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備而成汝之教也。君聖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為喻繼以麴蘗以麴蘗為喻君聖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為喻繼以麴蘗以麴蘗為喻深所望益切矣昔先正保衡作我先主乃曰予弗克

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夫不

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

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先主先世長官

衡猶阿衡作興起也撻于市耻之甚也不獲

不得其所也高宗舉伊尹之言謂其自在如

此故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爾庶幾明以

輔我無使伊尹專美于我商家也傳說以成

湯望高宗故曰撻于先王成德臨于先王成

憲高宗以伊尹望傳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

有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

乃辟于先王求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

子之休命君非賢臣不與共治賢非其君不

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信無懼之辭對者

對于已揚者揚于眾休命上文高宗所命也

至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傳說以伊尹自在君

臣相勉勵如此異時高宗為商令主傳說為

商賢佐果無愧於成湯伊尹也宜哉

高宗彤日

高宗彤祭有雉雉之異祀

體也。不言訓者以既有高宗之訓故

只以篇首四字為題今文古文皆有

高宗彤日

越有雉雉

彤音融雉居侯反

辟必益

反

長上聲

幾平聲



影。周曰。釋。雖。鳴也。於。形。其。有。雖。雖。之。祖。心。日。異。蓋。祭。禱。廟。也。序。言。湯。廟。有。非。是。祖。心。日。

惟先格王正厥事格正也。猶格其非心也。格

者。禱。廟。也。豐。于。昵。失。禮。之。正。故。有。雖。雖。之。異。

祖。已。自。言。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

之。事。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乃。訓。于。王。曰。

王。可。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

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求有不求非天

天民民中絕命監音鑑。天於兆反。典。主也。

謂。言。天。監。視。下。民。其。禍。福。予。奪。惟。主。義。如。何。

爾。降。年。有。求。有。不。求。者。義。則。永。不。義。則。不。永。

非。天。天。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也。

意。高。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

五。時。祀。之。類。祖。已。言。永。年。之。道。不。在。禱。廟。在。

於。所。行。義。與。不。義。而。已。禱。廟。非。永。年。之。道。也。

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

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不若德不順於德不

改過也。孚。命。者。以。妖。孽。為。符。信。而。遣。告。之。也。

民。不。順。德。不。服。罪。天。既。以。妖。孽。為。符。信。而。

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矣。祖。已。意。謂。高。宗。

當。因。雖。雉。以。自。省。不。可。謂。適。然。而。自。恕。夫。數。

予音與

省悉非

反夫音

扶敬音

朔徵堅

堯反昵

泥贊反

天監音

司主音

神非音

可獨音

昵廟音



變以九  
反鉄音  
夫鉄音  
越

幾幸聲

天者平  
音以並  
及殷故  
之也史  
文古文  
記嘗載  
西伯曷  
西伯

西伯戡黎

戡音姪。西伯文王也。昌姓。姬氏。戡。勝也。按史記。文王崩。葬

在上黨。壺關之地。按史記。文王崩。葬里之四。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鉄鉞。使得專征伐。爲西伯。文王既受命。黎爲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之。祖伊知周德。且處。既已戡黎。紂惡不伐。勢必及殷。故恐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之也。史録其言。以爲此篇。詰體也。會文古文。皆有。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爲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祖。姓氏名。祖。已後也。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紂也。

相去聲

呼去聲

度達各

反

離深各

與去聲

擊音至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絶。

天訖我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訖。絶也。格。人。猶言至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者。

言天既已絶我殷命。格人元龜。皆無敢知其吉者。甚言凶禍之必至也。非先王在天之靈。

不佑我後人。我後人。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淫戲用自絶於天耳。

虞天性不迪。率典。康安。虞。度也。典。常法也。紂自絶於天。故天棄殷。不有康食。饑饉荐臻也。不虞。天性民失。常心也。不迪。率典。廢壞常法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

台。大命非常之命。擊至也。史記云。大命不摯。至。民苦紂虐。無不欲喪之。曰。天何不降

台。大命非常之命。擊至也。史記云。大命不摯。至。民苦紂虐。無不欲喪之。曰。天何不降



威於殷而受太命者何... 我何言紂不復能君長我也... 此章言高民棄殷祖伊之... 言可謂痛切明著矣...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

命在天紂歎息謂民雖欲亡我我祖伊反曰

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參答合

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

列在上乃能責其命于天耶呂氏曰責命於

天惟與天同德者左可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

邦功事也言殷即喪下矣指汝所為之事其

不講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

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

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

戡黎不利于殷故奔告于紂意必吸西伯戡

乘不利於殷之誣而入以告后此以證人未

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

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

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

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

故因戡黎告紂反復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

畧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與去聲

去聲

微子

微國名子簡也微子名啓帝乙之將亡謀於箕子比干史錄其問答之語亦詰體也以篇首有微子二字因以各篇今

文古文皆右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

祖底遂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亂敗厥德



治平聲

恒胡登

反

好去聲

喪去聲

于下師孤也。此于下也。或者不能或也。

亂治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底

致陳列也。我祖成湯致力陳列於上而子孫

沈酗于酒敗亂其德於下。沈酗言我而殷罔

不言紂者過則歸已。猶不忍斥言之也。小大好草竊姦究。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

罪乃罔恒。復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

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先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法。上下不容。凡有冒法之人無有

得其罪者。小民無所畏懼。強凌弱。暴寡。起讐怨。爭鬪。侵奪。綱紀蕩然。淪喪之形。茫然

無畔。若涉大水。無有津涯。殷之喪亡。乃至於今日乎。微子上陳祖烈。下述喪亂。災德痛切。

更平聲

言有盡而意無窮。數千載之下猶使人曰父

傷感悲憤。後世人主觀此亦可深監矣。

師少師我其發出征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

指告予顛隳若之何其出尺類反。隳。牋西反。

離也。何其語離。言紂發出顛狂。暴虐無道。我

家老成之人皆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隳隳之事。將若

之何。或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

之策。言我而不言紂者。亦上章我用沈酗之義。父師若曰。王子天毒

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此下箕子之答也。王子微子也。

自紂言之則紂無道。故天降災。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天者以紂其忠厚敬言之意與。是詩言見失疾。于下土意。向方興者言。左。未艾。此。



答微子沈沈于酒之語乃既畏其

舊有位入乃既畏其者不其其所當畏也孔

畏聖人之言嘒逆也青長老成之人也紂惟

不其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嘒逆

而棄逐之即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此各微

子發狂耄逆之語以上文特發問端故此先

答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

食無災攘如羊反牲音全○色純曰犧體完

之物禮之最重者猶為商民攘竊而去有司

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姦

宥而巳哉此答微子降監殷民用又讎斂召敵

讎不息罪合于一多瘠罔詔讎斂若仇敵

行而不息也詔告也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

治之者無非讎斂之事夫上以讎而斂下則

下必為讎敵以讎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斂以

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

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

商今其有災我出當其禍敗商若淪喪我

無臣僕他人之理詔告也告微子以去為道

蓋商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

斷都死反

斂去聲



淪喪類自商人自獻于先王我亦顧行

復扶又反

傳去聲

衰七霜反經徒

結反觀

初觀反

見音現

破音復

書經卷三

終

淪喪類自商人自獻于先王我亦顧行  
 既各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復此去就之義  
 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於  
 先王也無愧於神明而巳如我則不復顧行  
 趣也按此篇微子謀於箕子此主箕子答如  
 上文而此主獨無所言者得非比干安于義  
 之當死而無復言歟孔子以殷有三仁焉一  
 仁之行雖不同而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  
 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而所謂自靖  
 者即此也○又按左傳楚克許男面縛絀  
 壁衰經與觀以見楚王楚子問諸逢伯逢伯  
 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  
 受其璧而赦之楚其禮禮而命之然則微子  
 適周乃在克商之後而此所謂去者特去其  
 位而逃選于外取論微子之去者當詳於是

書經卷三

微子

馬康定



